

大陸尋奇

姑蘇寒山寺的古鐘和詩碑

卜著「變調的寒山寺鐘」補正

● 康 保 延

拜讀中外雜誌四〇五期，卜國光先生撰「變調的寒山寺鐘」後，本人有下列幾點補正，敬請中外讀者指教。

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這首聞名廣遠的唐詩是作者張繼遊吳下所作之《楓橋夜泊》名詩，由於這首詩，使寒山寺的名氣，遠近皆曉，不但如此，連寺中的大鐘也聞名於世了。

古鐘被盜日還鑄鐘

寺中的古鐘在清末便被日本人盜去，西元一九〇四年，日人山田寒山在日亟欲搜尋歸還原主，未獲，便募鑄外徑六十二公分的鐘一口，贈送寒山寺，並由日相伊

藤博文於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撰寫銘

文鐫刻鐘側。銘文是：「姑蘇寒山寺，歷劫年久，唐時鐘聲，於張繼詩中傳耳，嘗聞寺鐘傳入我邦，今失所在，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，乃將新鑄一鐘齎往懸之，來請余銘，寒山有詩，次韻以代銘：姑蘇非異域，有詩傳鐘聲，勿說盛衰跡，法燈滅又明。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，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，子爵杉重華書，大工小林誠義，施主十方檀那。」按明治三十八年係民元前七年，即西元一九〇四年，當知還鐘之事在民國紀元前，現這口鐘懸掛於鐘樓，由遊客購票擊鐘。

抗日勝利重覓唐鐘

抗戰勝利後，寺內主持方丈曾圖收回原鐘，在大雄寶殿上貼出啟事云：「本寺唐鐘，鍊冶精超，雲霧奇世，被磔飛動，捫之有稜，於民國初年（？）被日本人盜去。康有為先生有詩：『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。勿使豐干又饒舌，化人再到不空空。』並跋文：庚申（一九二〇）二月十五日，偕韓樹園徵君文學，同遊吳下楓橋寒山寺，知唐人鐘已為日人取去，故吾於龍壽山房，善繼血書華嚴經，亟保存之，臨風感慨題詩。康有為之咏，此鐘為日人所鑄還者，竊盜經過，鑄明鐘身，可資證明，尚懇十方善士，護法宰官，共起追究，以保國粹。」

這事蘇州各界也確實響應一番，但並

無結果，姑蘇寒山寺依然高懸這日本鐘。

張繼詩碑四度勒石

寒山寺張繼詩石碑，曾有四度勒石：

第一石為宋丞相王郇公所書。據吳郡圖經續記：「楓橋舊或誤為封橋，今丞相王郇公居吳下，親筆書寫張繼詩一絕於石，而楓字遂正。」按王郇公即王珪，字禹玉，宋華陽人。舉進士甲科，熙寧九年（西元一〇七六）為相，其封郇國公，年月正史未載，致不可考，推測當在元豐六年十一月，文武官並以南郊赦加恩時。書碑時嘉祐二年（西元一〇五七），尚屬翰林，是以程師孟詩有「張繼留題內翰書」之句。

王書碑時，丁太夫人憂，故不題名，此碑早已亡佚。

第二次石刻，為明待詔文徵明所書，分四行，每行字數不等，未署「徵明」，無年月，大部殘缺，僅餘數字約略可辨。

第三次石刻是清俞樾所書，並附跋云：「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，唐張繼楓橋夜泊詩，藏久漫漶，光緒丙午（西元一九〇六），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數楹，屬余補書刻印俞樾。」

俞氏又在碑陰另記云：「唐張繼楓橋

夜泊詩，膾炙人口。唯次句江楓漁火四字，頗有可疑。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，宋人舊籍，可寶也。此詩宋王郇公曾寫以刻石，今不可見。明文待詔所書，亦漫漶，江下一字不可辨。筱石中丞屬余補書，姑從今本；然江村古本，不可沒也。因作一詩附刻，以告觀者：

郇公舊墨久無存，待詔殘碑不可捫。

幸有中吳紀聞在，千金一字是江村。俞樾碑正面作草書，背作行書，碑側（即俞跋中之筱石中丞）另有陳夔龍楷書：「張懿孫（繼）此詩，傳世頗有異同，題中楓橋舊誤作封橋，吳郡圖經續記已據王郇公所書訂正。詩中漁火或誤作漁父，雍正間輯全唐詩所據本如此，然注云：『或作火』，則亦不以父者為定本也。中吳紀聞載此詩，作江村漁火；宋人舊籍，足可依據。曲園太史作詩以證明之，今而後，此詩定矣。光緒丙午，余移撫三吳，偶過此寺，嘆其荒廢，小為修治，因刻張詩，並刻曲園詩，以質世之讀此詩者。貴陽陳夔龍。」

姓名相同留傳佳話

姓名相同留傳佳話

抗戰勝利後，因淪陷時，俞碑已移往

他處，而文碑更日久剝削，已不辨字跡。當時有人發起重勒詩碑，適張繼（溥泉）任國史館長，眾以與原詩作者同名，乃請其書寫，以留佳話。未幾，噩耗傳來，張氏病逝，未果其事，眾人為之惋惜不已。不料張氏逝世三日後，主事者忽接國史館寄來張書之「楓橋夜泊詩」，所作草書，雄勁流暢。並附識云：「余夙慕寒山寺勝跡，頻年來往吳門，迄未一遊。吳湖帆先生以余名與楓橋夜泊詩作者相同，囑書此鐫石，余名實取恒久之義，非妄襲詩人也。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，張繼識。」

原來張氏在死前已書就，而未寄發，死後其左右檢拾遺物，發現張氏墨跡乃按址付郵，於是刻石嵌寺內，一時成為佳話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四〇五期第四頁照片說明②應為：蔡培火（右）與捐款支援捐血協會的曹仲植（右二）及總幹事李怡（左二）等合影。

第一四四頁下欄第三行，第五字起應為「：王立軍的『黃天霸』是：」誤為「黃爾墩」特此更正，謝熱心讀者來函指正。